



陈永林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中国小小说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陈永林卷

中国小小说

红鸟鸦

《情窦初开》

《无眉》

《糖纸钱》

《哭泣的青草地》

《嫁的理由》
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中国小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

陈永林卷

陈永林／著 杨晓敏 刘海洋 袁明／编

红鸟鸦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陈永林卷 / 陈永林著. —广州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, 2011. 4

ISBN 978-7-5100-3198-4

I. ①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584 号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陈永林卷

主 编: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

策划编辑: 陈名港 陈 岩

责任编辑: 韩海霞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

封面设计: 柳国雄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020-84451013

http: //www. gdst. com. cn E-mail: pub@gdst. com. cn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27 千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3198-4/I · 0229

定 价: 29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陈永林, 1972 年生于江西都昌, 中学毕业后贩过蔬菜, 拉过人力车, 烧过锅炉, 当过兵, 现为《微型小说选刊》副社长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、江西省作协理事、滕王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。17 岁开始发表小说, 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大家》、《山花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小说界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全国 800 余家报刊发表 2000 余篇小说, 900 余篇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中篇小说月报》、《读者》、《作家文摘》等各种报刊转载与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、《新中国 60 年文学大系》、《世界微型小说经典》、《微型小说鉴赏词典》等 300 余种选集选本。曾获第三届小小小说金麻雀奖、江西省第五届谷雨文学奖。《胆小鬼》入中国小说学会 2006 年排行榜, 2008 年 2009 年两度获冰心儿童图书奖。已出版《上学的路有多远》、《婚殇》、《栽种爱情》等 15 部小说集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小说文体, 推介名家, 遴选精品, 2003 年, 由《小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, 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, 共评选 10 人; 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, 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, 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, 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 (1982~2002)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 (2003~2004)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 (2005~2006)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 (2007~2008)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, 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贴近生活的草根写作

——陈永林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百花园杂志社不停地接到陈永林的一沓沓来稿时，他只是个刚满十六岁的中学生。此后，他坚持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以公开发表的两千多篇小小说原创作品、九部作品集和中国作协会员及最年轻的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得主的事实，圆了他少年时萌生的梦，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。

在中国郑州·第二届金麻雀小小说节颁奖晚会上，当永林踏上红地毯，从星光大道上自信地走到前台，接过那尊代表着小小说写作的至高成就的银色奖杯时，顷刻间他笑得如此开心灿烂——少年才俊，莫过于永林。儿时的苦涩艰辛，在他心里淤积了太多的忧郁惆怅：鄱阳湖畔的风情传说，像鸟儿归巢般被他揽入怀中；长大后卖菜、拉人力车、烧锅炉、当兵的坎坷人生履痕，成为他写作的不竭源泉，汨汨流出笔端。

永林的写作实践说明，逼近生活的原汁原味的“草根”写作，同样是文学的应有之义，依然可以给人带来阅读中的文化滋润。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，他似乎不太在意旁人的评价，自顾张扬着自己会编故事的强大优势，以虔诚的姿态来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。永林的小小说，总是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框架里，填满了鲜活生动的文字来急切诉说乃至“图解”着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、伦理观念。《毒不死的狗》、《李大民之死》、《送给继母的生日礼物》、《谁毒死了村长家的狗》等，“草根”写作的特点是直奔主题，公然把精英写作早已摒弃的“主题先行”放置首位。永林不藏不掖，一点儿也不回避同行的诘难。他用一贯粗疏的文风，直截了当地抒发胸臆，把底层生活诠释得畅

快淋漓，令人乍读之下，似有一股股清新的自然之风扑面而来。不管如何，好在浮躁混杂的文化市场，竟宽容地接纳了这位讲故事的高手。著名小小说评论家刘海涛谈到永林的写作时说，他并不简单化地处理这些由丰富的经历形成的经验，他机智地用一个具体的故事、人物去演绎、传达他的发现和体验，并以此来催生读者的审美想象，拨动读者的阅读“情弦”。

小小说写作最讲究数量与质量的统一，永林的写作速度之快令人咂舌。今年才三十五岁的他，发表小小说原创作品已逾两千篇。这意味着十多年来，作者要坚持三天两头地发表作品才行。据我私下揣测，不仅在中国，即使在全球的小说写作者中，两千篇也应该是个天文数字。以此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未必不能被核准。我曾劝他说：“你能不能把笔稍缓一下，读点书补充一下呢？”永林一脸真诚地回答：“可我手痒呀，一坐下来，就按捺不住创作的欲望。”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那就让他继续挥霍他的生活积淀和智力资源吧，这毕竟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。永林前些年多受生活拮据的困扰，娶妻生子买房子，著书本为稻粱谋，不为生计写作行吗？虽然永林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，但也始终把持着文学写作的底线，起码没有把主要精力分散到那些通俗的、泛文化类的写作上。

平心而论，永林的作品里，并不乏佳作。细品之下，亦能不断给我们带来多种惊喜。如历年获奖的作品《土筐·土车》、《活着》、《鼓殇》、《嫁的理由》、《半小时的故事》、《复杂与简单》等等，笔下人物性格凸现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厚重的思想蕴涵。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的评委，给予永林的获奖理由是：在小小说写作者中，陈永林勤奋而高产。他善于把有意味的文学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相融合，为人们提供了观照社会人生和民间“草根”人物生存状态的一扇窗口。对来自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，特别是乡村的兄弟姐妹，陈永林抱有天然的爱心和同情心，即使是描写人性的幽暗和生活的痛楚，他也是站在人性美和光明的一边，用凄切的悲悯和温情来打动读者的心灵，具有原生态般的生命质感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永林多年坚持对我执师长礼，任何场合从

不避嫌。这次在“小小说节”上见面，我感觉他早年身上挟带的浮躁之气退去不少。多年的文坛历练，尚未给他的言行打上世俗的烙印，那种率真天性依然荡漾在他的眉梢。我原想以师长的身份，把关于读书的旧话重提，因为获大奖后，无形中便拥有了一流小小说作家的名份，编者和读者都会有更高标准的期待。可由于会务冗杂，我竟无暇与他聊上几句。其实我想以永林的聪明，他肯定知道应该瞄准新的写作高度了吧。永林的新作《广陵散》是历史题材的翻新，该作品的选材、技巧都谈不上新巧，然而看得出来，较以往的创作，作者是下了工夫的，在语言和结构上颇有精益求精的意味。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第一辑 | 成长足迹

- 堂嫂 / 2
小草的遗言 / 5
鸟蛋 / 8
情窦初开 / 11
哭泣的青草地 / 14
山那边 / 17
坐在湖滩上的老人 / 20
湖边的错误 / 23
洁白的木槿花 / 26
送燕子回家 / 29
亲吻一棵树 / 32
两只茶壶 / 35
青草地的诱惑 / 38
喊魂 / 40
鸽子 / 43
银项圈 / 46

第二辑 | 鄱湖风俗

- 伴娘 / 50
跳丧 / 53
游灯 / 56
哭嫁 / 59
坐床 / 62
裸浴 / 65
洗澡 / 69
送节 / 72
闹洞房 / 75
过门 / 78
洗脚 / 80
抱被子 / 83
相同的一句话 / 86
村规 / 89
逃 / 92
上梁 / 95

第三辑 | 鄱湖寓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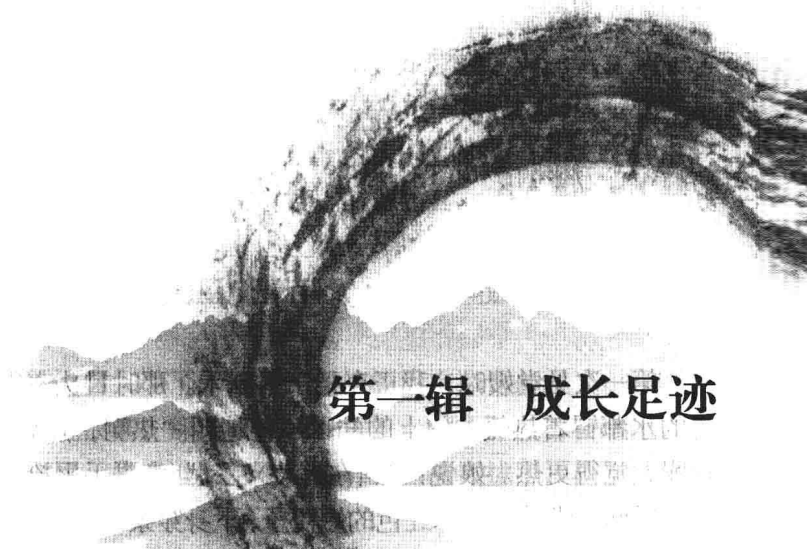
- 一根玉米 / 100
乌鸦 / 103
披着狼皮的羊 / 106
红乌鸦 / 109
第三只手 / 112
李大民的尾巴 / 115
画眉的悲剧 / 118
李大眼之死 / 121
李小手之死 / 124
恶人 / 127

第四辑 | 鄱湖十殇

- 船殇 / 132
雪殇 / 135
鞋殇 / 137
湖殇 / 140
鸽殇 / 142
情殇 / 145
辫殇 / 148
戏殇 / 151
猫殇 / 154
眼殇 / 157
笛殇 / 160

第五辑 | 鄱湖情事

- 红围巾 / 164
拔不尽的杂草 / 166
杨梅的婚事 / 169
短命鬼，再踹我一脚 / 171
嫁的理由 / 175
结局 / 178
梅子的爱情 / 181
糖纸钱 / 183
二傻的爱情 / 185
无眉 / 188
母女 / 191
一枚钻石戒指 / 194
不 / 197
戒指 / 200
阿杏的桃园 / 203
布谷声声 / 206
声名狼藉的小羊 / 209
身后的门 / 212
塑造男人 / 214
拯救男人 / 217
穿红衣绿裤的女人 / 220



第一辑 成长足迹

成长系列非常敏感地发现了成长中的美与丑，也发现了成长中的美丑交织、好坏胶着的特定的人物和事件。作者并不简单化处理这些由丰富的经历形成的经验，他机智地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、人物去演绎，传达他的发现和体验，并以此来催生读者的审美想象，拨动读者的阅读情弦，回味成长中的五味。

堂 嫂

第一次见堂嫂时，我正在稻田里耘禾。那时日头毒得同火球一样，田里的水都冒着热气。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“热啊，热啊”，叫得我心里极烦躁，觉得更热。娘说：“瞧你堂嫂来了。”堂哥手里挎着篮子，堂嫂跟在堂哥后面。堂嫂穿件水红色的短褂子，下身穿条牛仔裤，头上戴顶白草帽。堂哥同娘打招呼：“二婶，耘禾呀？”娘说：“你们讨菜呀？”堂嫂叫了一声二婶。娘笑着应了，对我说：“你不叫人？”我看了堂嫂一眼，堂嫂清澈如泉水的眼正看着我，我的脸竟红了：“堂嫂好。”我把头顶上的破草帽取下来，藏在身后。堂嫂调皮地笑了，堂嫂露出的牙齿白得像珍珠，晃着亮光，眼睛也更黑了。我的脸更烫了，汗水不停地从额头上沁出来。娘说：“堂嫂就不是外人，藏草帽干啥？”堂嫂笑着走了。娘说：“林子，你今后也娶个同你堂嫂一样的好看的女人。村里人都说你堂嫂是画上的人。”

堂哥结婚时，竟让我抱他的被子。我说：“那是小孩干的事。”堂哥说：“你是大人？让我看你裆里长毛没？是你堂嫂要你抱我们的被子。”我们那儿有这种风俗，新婚那天晚上，得有一个英俊聪明的少年藏在房里，新郎新娘“睡下”后，少年抱起他们的被子就出门。门外的人便放鞭炮，新郎新娘就把糖果枣子往窗外抛。抱到被子，新娘就会生一个像抱被子的少年一样英俊聪明的儿子。“是你堂嫂喜欢你呢，你堂嫂想生一个像你一样聪明的儿子。”

原来是堂嫂要我抱她的被子，我应下来，我心里说：“今后，我一定要娶一个同堂嫂一样漂亮的老婆。”

堂嫂结婚半年后，堂哥就死了。堂哥在鄱阳湖里打渔，船撞到一暗礁，翻了。

堂嫂扑在堂哥身上哭得死去活来。我那时想，如我的死能换回活生生的堂哥，那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死。

后来我再没见到过堂嫂笑了。

我去堂嫂家去得也勤了，我想好了许多话安慰堂嫂，但一见堂嫂蒙满寒霜的脸，就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只有埋头帮堂嫂干活，挑水，或者砍柴，或者清理猪栏。没活干，就苦着脸坐着陪着堂嫂一起伤心。

晚上，有许多不怀好意的男人在堂嫂屋前屋后转。胆子大的男人就敲堂嫂的窗子，用小刀拨堂嫂的门闩。

我带着我家的狗也在堂嫂的屋前屋后转，一见那些脏男人，我就唤狗咬他们。

因而敲堂嫂窗子的男人少了，但有关堂嫂的风言凉语却多了。一听见谁讲堂嫂的坏话，我就恨谁，那谁家晾晒在竹竿上的衣服就掉在地上，衣服上还沾有牛屎、鸡屎，或者谁家院子里的青菜苗被人拔了，再不就是一只鸡无故被人掐死了。

这样弄得人心惶惶的，都说谁也不能再讲堂嫂的坏话，要不会遭报应。

堂嫂说：“林子，那些事都是你做的？”“谁叫她们讲你的坏话呢？”堂嫂说：“别再做那些事，她们爱讲就让她们讲。”我摇摇头。堂嫂抚着我的头说：“林子，听堂嫂的话，别再做那些事，啊？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堂嫂，堂嫂心里也喜欢你，堂嫂不希望你今后变成一个坏人。”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泪水掉下来了。就在那回，我把堂嫂晒在竹篙上的一只白色的胸罩偷偷地藏进怀里。躺在被子里，我把堂嫂的胸罩放在鼻子根，我嗅到了一股极好闻的香味。这香味同堂嫂身上的香味一样。晚上，我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，梦与堂嫂有关。梦醒后，我的裤头黏乎乎的。

但让我一万个想不到的是娘也说堂嫂的坏话啦。我极生气，同娘吵起来。娘说：“是真的，她同村支书已好上了，村支书天天晚上敲她的门，”娘还不准我去堂嫂家：“你别被那个狐狸精教坏了。”

以往我带着狗一般在堂嫂屋前屋后转到十二点就回家。这天，我没带狗，爬上了堂嫂门前的鸡公树。等了好久，村支书真的来了。村支书敲了三下堂嫂的门，堂嫂的门开了。

我爬下树，听见村支书哼哼呀呀的声音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刀剐一样痛。我手里如有把刀，准会杀了堂嫂。我的泪水也一滴滴地往下掉。我好想嚎啕大哭。

我听见我家的狗叫声，是村支书的女人。我敲着窗子说：“堂嫂，村支书的老婆来了。”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让村支书快逃，别让他女人抓到了，以免伤害堂嫂。

但晚了，村支书的女人已到了门前。女人对两个弟弟说：“你们去守后门。”门开了，村支书的女人同她两个弟弟对堂嫂拳打脚踢，并把堂嫂的衣服扒掉了。许多村人看热闹来了。堂嫂躺在地上，双手护着头任村支书的女人打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扑在堂嫂身上，哭着喊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求你们。”我身上挨了几脚。晚上，我哭着把堂嫂的胸罩扔进了粪坑。

堂嫂在村里呆不下去了，堂嫂也不想呆，她放出风声，想嫁到外村去。

几天后，一个长得挺清秀的男人来了，男人见了漂亮的堂嫂，心里很满意。男人出门时，村里两个女人拦住男人，说：“你想娶那个骚女人做老婆？那今后你得把她系在裤带上。”“她同村里一半的男人上过床。”男人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。男人低着头走，我一直跟在男人身后，出了村，我喊住男人：“哎——”男人停下了，看着我。我说：“我堂嫂是个正经女人，堂嫂如果有错，就是她长得太漂亮。”我心里尽管不想堂嫂改嫁，因为那样我再见不到我美丽的堂嫂，但我又希望堂嫂幸福。男人拍了一下我的肩：“谢谢你。”

堂嫂出嫁的那天，阳光挺灿烂。我跟着迎亲的队伍，一直把堂嫂送到男人的家。男人的房是砖瓦房，家里有彩电，有皮沙发。我为堂嫂高兴。堂嫂今后可过上好日子。我同堂嫂告辞：“堂嫂，我走了，你好好保重。”堂嫂搂住我，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：“林子，你为啥不早出世十年呢？”我懂堂嫂的意思，我的心扑咚扑咚地乱跳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只咬着嘴唇，拼命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。

两年后，我去了广州当兵。退伍后，我一直呆在省城，已十几年没见到我漂亮的堂嫂了。堂嫂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堂嫂，我好想你，好想见到你。

小草的遗言

可怜的小草快死了。

躺在病床上的小草已三天三夜没吃一点东西。小草的眼一直睁开着，眼神悲伤而惘然。一张脸白得像透明的纸，看得见额上的血管。

有两滴晶莹的泪珠挂在小草长长的睫毛上。

小草不肯闭上眼睛。小草知道她一闭上眼睛，就永远睁不开眼睛。

“小草，再等会儿，你妈快来了……” 婶婶抚着小草冰凉的额头，泪水一滴滴落在小草的脸上。

小草五岁时，妈妈同一个来村里做木工的男人私奔了。在小草的记忆里，妈妈同爸爸总是吵架。爸爸吵不过妈妈，就动手打妈妈。爸爸爱喝酒，每回都喝醉，喝醉了就打妈妈。妈妈身上总被爸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爸爸把小草托付给小草的婶婶，自己出外打工去了。已三年了，爸爸没回家一趟。小草已记不清爸爸的模样了。同小草爸爸一起去打工的人说他在外找了个女人，女人还为他生了个儿子。

这三年里，爸爸没寄回过一分钱。爸爸打电话给小草的婶婶，说让小草做她的女儿。小草问婶婶：“婶婶，爸爸和妈妈怎么都不要我？” 小草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了。婶婶把小草搂进怀里说：“他们不要你，婶婶要你。”

小草的婶婶昨天已托人捎信给小草邻县的妈妈，说小草快不行了。邻县到这里，仅坐一个多小时的车。按理，小草的妈妈早该到了。难道小草的妈妈不想最后见女儿一面？难道真有这么狠心的女人？

“嫂子，有没有她的电话？我去打电话。” 小草的姑姑春梅问小草的婶婶。

小草的婶婶摇摇头：“那男人家很穷，没装电话。”

嘀嘀嘀……春梅的手机响了。春梅看了电话号码，是木根打来的。木根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。木根在镇上开了家小饭馆，春梅在木根的饭馆当服务员。说是服务员，其实什么活都干，端菜、洗碗、抹桌子、扫地，春梅一天忙到晚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春梅提出辞职。累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是春梅发现自己爱上了木根，春梅也知道木根爱自己，但春梅不想一嫁过来就当妈。她知道自己当不好后妈的。春梅不想越陷越深，就没再在木根的饭馆里干了。但木根不死心，时时打电话来，让春梅再回饭馆，说工资可加二百块。春梅没接这电话，片刻，木根的电话又来了。春梅索性关了机。前几天，木根在电话中对春梅说，在别人的介绍下，他认识了一个叫菊花的女人。那女人年轻漂亮。那女人说同他结婚行，但必须把女儿送给别人。木根问春梅他该怎么办。春梅懂木根说这话的意思。木根的潜台词是如春梅不想一嫁过去就当后妈，他可把女儿送给别人。春梅说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闭着眼的小草快不行了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喉咙口也似堵着一块痰，呵呵地响。小草的嘴张开了，想说啥，却没声音。“小草，小草，再等等……”婶婶和姑姑都流着泪喊。

小草的眼又睁开了，吃力地说：“我想见、见……”

“你妈马上到了，再等等，啊，再等等。”

小草摇了一下头，嘴里吐出“小胖”两个字。原来小草最想见的是小胖。小胖是个七岁的男孩。小胖同小草总在一起玩。两人玩得最多的游戏是“过家家”。两人以夫妻相称，学着大人的样过日子。那时小胖总说他长大了要娶小草。哪个小男孩欺负了小草，小胖就帮小草教训那个小男孩。

“春梅，你快去把小胖带来，快，快。”

春梅跑着出了门，大声喊：“小胖，小胖。”小胖的母亲说：“小胖上学去了，什么事？”春梅说：“我的侄女不行了，她想最后见上小胖一面。”小胖的母亲说：“那我去学校把他带来。”

春梅对小草说：“小草，小胖马上就来了。”

这时，小草的妈妈来了。小草的妈妈把小草搂在怀里，泪水刷刷地往下淌了，“小草，我可怜的小草，妈对不起你，妈悔呀……小草，妈给你带来佳佳糖，你以前最喜欢吃的。你五岁那年，偷偷地拿了妈妈一块钱买了十颗佳佳糖，妈还打了你。妈不是人，我知道你准恨妈妈……”

小草微微地摇了下头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声音。春梅知道小草说的是“不恨”。

“小草，你千万不要死。妈不想你死，妈要把你带到身边，妈今后走到哪就把你带到哪，妈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……”

小草的头一歪，眼睛永远地闭上了，挂在睫毛上的两滴泪珠也滚下来了。小草的手心里捏着一张纸，春梅掰开小草的手，打开纸，纸上画着一幢房子，房子上写着一个“家”字。房子前面站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两人手拉手，都幸福地笑着。小男孩的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“小胖”两个字，小女孩的旁边写着“小草”两个字。春梅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小草，我可怜的小草……”

背着书包的小胖来了，小胖也哭起来：“小草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说你不会死的，说长大了要做我老婆……”

几天后，春梅又回到木根的饭馆做事了。木根说他想让女儿同老家的父母一起过。春梅说：“小孩子还是同父母一起过好。”